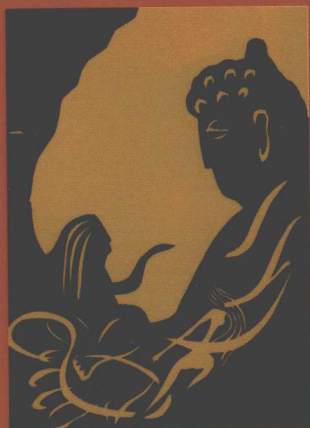


敦煌遗梦

Dunhuangyimeng



徐小斌 著

第七卷
长篇小说卷

徐小斌小说精荟

敦煌遺夢

Dunhuangyimeng

徐小斌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遗梦/徐小斌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9
(徐小斌小说精粹)

ISBN 978 - 7 - 5063 - 6547 - 5

I. ①敦…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3688 号

敦煌遗梦

作 者: 徐小斌

出 品: 语可书坊

责任编辑: 张亚丽 秦 悦

装帧设计: 语可书坊·文妍

封面刻纸: 徐小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33 × 214

字数: 300 千

印张: 7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547 - 5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徐小斌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的写作已经三十年了，似乎要对自己、对读者、对一切关注我的前辈和朋友们有个交待——感谢作家出版社成全了我的意愿。

回望三十年：风云奇诡，沧海桑田。坚守内心世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三十年来，尽管我不断地转换风格和进行各种文本实验（也由此失去了一些读者），但有三个特点是一以贯之、始终坚守的。

首先，我的写作是原创写作。

我属于“自虐型”作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苛，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我希望每一次都能把自己最新鲜最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为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本关系。我在1985年写《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94年写《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或者安吉拉·卡特的译本。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我喜欢的作家，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暗合了我的趣味。在写作中我拒绝一切复制，尽管现在基本就是一个复制的时代、一个高仿真的时代，并不那么尊重原创。

有些西方国家非常尊重原创。用最俗的金钱标准来衡量亦

如此。譬如好莱坞像一个大工厂，原创的东西只有 A4 纸一页，第二道工序是情节，第三道工序是对话，第四道是幽默等等，但是最值钱的是那张 A4 纸——简直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我是面对内心写作的人，只希望写作带给自己一种智力挑战式的快感，也希望带给我的知音破译式的快感。作品表层的故事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读者，而深层的内涵实际上非常小众。

我的粉丝不多，不过个个都是“骨灰级”的，他们追随了我三十年。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是社会热点。我在 1983 年写的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收到读者来信大约四百来封，《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收到读者来信七百多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时候接到更多读者来信的作家很多。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读者的关注点实际上已经分散了，再也不会出现那种现象了。

原创写作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写作的秘密首先当然来源于生活阅历；其次我经常可以从看似与文学无关的领域获取营养，我喜欢的东西很杂。我的阅读从很小就开始了。阅读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文学。中国的紫薇斗术、奇门遁甲、易经、考古、西方的玄学、心理学、占星术、塔罗牌、炼金术甚至博弈论控制论等等都使我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和快感。我还曾经比较过紫薇斗术与西方占星术，当你找到他们的异同之后会有一种发现式的快乐。

我很不喜欢那种把神秘与迷信并列的说法。其实神秘与科学只有一步之遥，一旦神秘被科学解释了，神秘就成为了科学。但是，科学是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尚未被穷尽的那部分，我们可能称它做神秘。但是也有别一种情况，即：在一些人眼里的现实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神秘，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的神秘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现实。我从小是个爱做梦的孩子。我的梦有时像

巴洛克艺术般绚丽，有时又充满黑暗与恐怖。各种怪梦组成了我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在成年之后我很少做梦了，我认为是一种灵性弃我而去。正因如此，我一直在追求一种现实和神秘圆融合一的创作手法。

给我营养的还有电影和绘画，譬如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万马齐喑的时代，我在故宫博物院一个朋友那儿看到了一本西方的画册，当时极为震撼，特别是莫罗的《幽灵出现》，是一个有关莎乐美和施洗者约翰的故事，莫罗是那种作品色彩非常绚丽的画家，他到现在都不太被中国大众熟悉。但是，他绝对是超一流的画家，是一位在世界画坛得到极高评价的画家。他生前是一个隐士，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人基本都是隐士，我自己也一直过着一种隐士或曰宅女的生活。后来我反复看过这幅画，莎乐美穿着一身纱衣，戴金绿色的阿拉伯宝石。画面的另一端是冉冉升起的约翰的头颅，那颗头颅发出异彩。你可以想象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看到这样的画是什么感觉。在那之前，我喜欢画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后，我开始画一些稀奇古怪的画。其中有一幅画是《阿波罗死了》，我的一个朋友看到后就说：“不得了！你赶紧把这幅画收起来。阿波罗是太阳，你怎么能说太阳死了呢？”我现在还记得画面是我想象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双手捧着太阳神的头，天空上的太阳是镂空的，后来这幅画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当时的画主角都是工农兵。但我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我不但是做梦的孩子，还是内心极度叛逆的孩子。

第二个特点是诚实写作。自觉在这方面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违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编剧任务——哪怕此举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我

们并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如果编剧，就会挣大量的银子，如果不写就挣一点底薪。我们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说。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很早就“触电”了。1986年，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合作把《对一个精神病人的调查》搬上银幕，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虽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的奖，但我依然失望——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处理不好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尽管我有着双重身份。说到底，我依然看重自己的作品——如同亲生孩子一样，很不习惯被别人改头换面。

但我并不拒绝影视创作，前提必须是我的原创，或者至少是感兴趣的题材。为了金钱名利写作不是我的菜。我很喜欢一位先哲说的话：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受到羞辱——有时候，名利会成为羞辱自己的利剑，如果没有勇气拒绝，就会被无情地钉在耻辱柱上，谁也别想侥幸逃脱。

按照年龄段，我应当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学的车，岂止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想自由飞翔的人。我做知青时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最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等再老一点，写出那一代真实的故事，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

历史总会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当年处于主流的人，现在依旧处于主流，当时被边缘化的人现在仍然处于边缘。这是骨子里的血液决定的——我也很想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但是它不是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拿不到那个通行证。最近我看到余华和马原对话时提到干净的问题，他们说起码我们在文学上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虽然拿不到通行证，但起码是干净的。坦白地说，我内心也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是我的血液决定我只能是这样。慎独，干净，爱惜羽毛，为坚守而放弃。

第三个特点是坚持深度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达。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国内已经出第十二版了，但每一版印的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但是跟真正的畅销书根本没法比。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现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那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上世纪1987年写的，而《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为电影，制片方还在为挑选导演而费尽心机。

前不久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八零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颇感欣慰。

总之，写作给我带来快乐，更多地为我带来痛苦，如果有来生，我绝对会换一种活法了！甚至，我希望不再转世为人，

而是成为别的物种，譬如成为一棵苏铁，如果不愿意看到现实的丑恶，就可以长时间地“休眠”。

三十年。这八卷本大致概括了我三十年的小说，但如果加上散文随笔和剧本，至少要出十五卷本的文集。非常希望读者被这些小说迷惑、诱拐甚至绑架，你们将会进入一个美丽的世界，希望你们在我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享受。

世界如此之大，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我曾经那么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已经受伤了，伤得很重。我会寂寞地疗伤，收拾好心情，再度上路，遍览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自己。

是为自序。

2012年7月10日

目录

如来 /1

吉祥天女 /35

“俄那钵底” /64

观音大士 /97

西方净土变 /135

我心即佛 /166

当代神话：生命之轻如何托起生命之重 /200

如 来

1

如来，据说是指佛祖所云绝对真理。

藏密传人月称说过：凡如来均为五色之光。

而宗喀巴大师则进一步说：绝对的真理，便是对于这种光的神秘的领略。

很久以来，我一直误以为如来是释迦牟尼的别称。小时候，我指着释迦牟尼像说：“这是如来佛。”

这并没有错。在大乘佛教中，释迦牟尼已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

小时候，我以为真理只有一个。但后来听哲学老师说，绝对真理是一切相对真理之和。

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加起来就等于绝对真理。这似乎有点儿滑稽。

数学老师告诉我们，非同类项无法相加。

单单是佛教，便有着相互对立的两极真理：佛教基本教义主张修“戒、定、慧”，忌“贪、嗔、痴”；而藏传密宗却认为男女双身修密，也就是佛与相应的性力结合时，才能达到某种

境界。

所以如来光分五色，大约便是为了关照人之观想。

2

张恕的妻子死了。死于车祸。

据说她当时和情人在一起。

这当然使张恕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不过他看起来并不显得特别颓丧，而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这两年他苍老多了，比一般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更显得满脸秋色。衰老实际上是从发胖开始的，而发胖，却是因为一种空泛的因循、平庸的侵蚀。这种侵蚀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将一个个活灵鲜鲜的生命慢慢地、舒服地捆住，然后让这生命在最温暖最舒适中慢慢地僵死。

张恕的脸已呈现出僵死之前的灰色。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受了，还有孩子！”我重复着这时需要的老生常谈。

他冷冷地笑了笑，用粗糙的手指慢慢地摩挲着儿子发黄的头发，“我这两天忽然在想，”他闷闷地说，“人类表达悲痛的方式太贫乏了，除了同样地哭，同样地掉眼泪之外还有什么呢？”

他的话让人有寒冷侵入骨髓的感觉。

“也许在三年前结束对你会好一些。”我说。

“谁知道呢。我现在相信定数，‘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他的眼光有些游离，“我没有离开她和孩子，这点我至今不悔。”

三年前，张恕有一次神秘的河西走廊之行。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起码，他再不会回到妻儿身边了。

但是，他回来了。像走时一般突兀。

他的妻子王细衣是某省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公子，人也像名字一样美丽，而且，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乖乖听话的儿子，如今已经十二岁，叫做张古。

所以谁也不明白张恕目光背后的那种寂寞。

当然了，我除外。这并非我有精通破译心灵密码的本领。很简单，是张恕本人把一切都对我说了。确切地说，是我被他选中了。我并非他的密友，平时也是忙得要命，难得坐下来侃大山的，但大约正因为如此他选中了我。

“肖星星怎么样？你现在可以和她联系了。”看着他那越来越高的发际，我眼前忽然闪出一条小径。

他摇摇头。小径被阻断了。

“也许是她说得对，好男人和好女人永远走不到一起，永远。所以，不要痴心妄想。”他说。

3

张恕是在敦煌三危山的招待所认识肖星星的。

那是他来到敦煌后的第三天——一个西北少有的新鲜湿润的早晨。那是他几天来头一次听到纯正的北京口音——多少年后他还记得那悦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使他极端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他好像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国度里。

当时那个清亮明快的声音是在和管理员老头讨论全国粮票的事情。

“要全国粮票吗？我这儿有。”他快步走过去。他还从来没这么热情过，熟悉他的人肯定会吃惊。

侧脸对着他的那个姑娘转过头来。当然，他首先看到的是

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又大又亮，黑如点漆。许多年之后他才明白他的错误：他不该先看她的眼睛！因为她五官的其他部位都很一般。假如当时他首先看到她的鼻子，或是前额，大约就不会有那种近似荒唐的悸动了。

当时那个姑娘给他的感觉是和那个早晨一样清新。她随随便便地梳着短发，显得很俏皮，一双大眼睛目光清纯地盯着他；鼻尖儿微微上翘（这种可爱的小翘鼻子在中国女人中是很少见的）；丰满的嘴巴像一朵暗红色的玫瑰花苞；脸上的皮肤晒黑了，还撒着星星点点的雀斑，可是从脖颈到锁骨裸露的地方却白得耀眼。她上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色全棉T恤衫，下面是一条牛仔短裤，服饰简单而毫无修饰，个子不高却浑圆饱满，富于弹性，当晨风高扬起她的头发时，她全身似乎都沐浴在青春的光照里。

在他眼里她很特别。自始至终都很神秘。当时她用那样一种文质彬彬的口气跟他说话：“您有全国粮票？……哦，太谢谢了！”他觉得这种口气和她很不相称，她似乎应当更活泼更明快更直截了当。但是，她竟然把这种口气维持到最后。是的，她对他始终保持着距离，绝不给他越雷池一步的机会。

大约正是这种距离使她变得神秘和美，使他从不曾对她失望。这大约正是她的狡黠之处。

“什么时候来的？”他把全国粮票从破旧发硬的钱夹里费劲地掏出来，用拈围棋子的手势夹着递给她。

“昨儿晚上。”她笑着接过去，“没想到这儿还住了个老乡，太好了。”

“要粮票干吗？招待所食堂不收粮票。”

“不想吃食堂。拿粮票买粮食，自个儿做饭吃。”

张恕笑了：“你是搞什么的？”

“画画的。看过‘半截子美展’吗？对那半个牛头有印象吗？肖星星。”她一笑眼睛就眯成两道缝。

“啊——画家。”他迟疑地说。他是看过“半截子美展”的，也记得肖星星这个名字。不过他好像记得那作为画家的肖星星已经近三十岁了，并不能和眼前这个生气勃勃的女孩对上号。

“您是什么家？”肖星星的眼睛亮晶晶的。

张恕笑了笑：“什么家也不是，连干活的地方也没了。到这儿来，想见识见识莫高窟。”

“辞职了？”

“嗯。”

“好大的魄力。我也想这么干，想了好几年了，可始终没敢。”她说话的时候总喜欢拿着旅游帽不断地扇，先前他以为是热，后来才知道那纯粹是一种习惯。

“看你可不像不敢的人。”

“是吗？糟就糟在这儿。我这人看起来胆子很大，可其实胆小得要命。好了，很高兴认识你。我得买粮食喂脑袋了。”

“我这儿还有两袋方便面。”

“不必了，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她早已走出好远。他对她的走路之快非常奇怪，她很丰满，但步履却轻盈得像是在飞。声音也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他猜她一定会唱歌。

4

那时张恕已年近不惑。他的历史也和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少年时他活得很认真，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他去了七次，还一直为了那一次的缺憾而悔恨不

已。是大串联改变了他。他书包里揣了三十块钱便跑遍了全国各地，他的心跑野了，跑散了。他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和愚昧。在恶臭难闻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他长时间木头似的站立着。回来之后他不再革命，甚至也不再说话，就那么沉默着，从容不迫地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然后在晋北的一个贫瘠山村沉默了整整八年。回城之后赶上高考制度改革，许许多多的老知青都争相去挤这趟末班车。但他没有，他像这些年来面对许多事情那样，远远地观望着，看着那趟末班车超载着从眼前开走。

但他也并非一事无成。按照许多朋友的说法，他颇有艳福，妻子便是“自投罗网”的。不仅仅漂亮能干，最重要的，还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这简直令人刮目相看了。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沉默寡言的他是怎么把这样的女人搞到手的。自然，从外貌上看，他是相当有魅力的，身材高大，毛发浓密，皮肤黝黑，容貌端正得无懈可击。尤其是那种不可动摇的冷峻气质，据说是前些年女人们最抢手的“深沉型”。只是，第一书记的女儿很快便发现“深沉”不能当饭吃。她嫁了一个百无一能，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公。坏就坏在他们很快便有了孩子，悔之莫及。王细衣开始摆脸色，摔东西，继而恶语相向。她到处玩乐，把孩子扔给他。他沉默着担起教养孩子的全部责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男阿姨”。连脚被开水烫伤的那几天，邻人们也见到他拄着双拐，在凛冽的朔风中去幼儿园接孩子。渐渐地，第一书记的女公子似乎被感化了，或者可能另有原因，总之她忽然有了回归家庭的愿望。就在他感到他应当受宠若惊的时候，他忽然很决断地辞去由她父亲介绍的一份工作，只身跑到他熟悉的大西北来了。

这已是他第二次经过河西走廊。和第一次不同，这次他是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破自行车踏上丝绸之路的。不知为什么，

他对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大戈壁那酷烈的“焚风”把他的头发吹得高高扬起，烈日烘烤着他皮肤的时候，他遥望着远方祁连山晶莹的雪峰和经常出现又隐没的海市蜃楼，总有着一种奇特的快感。那对于他简直是一种至乐，那是一种非人间的享受。他常常忘乎所以地打上几声长长的呼哨，而每次都能听见远远的悠长的回声。他甚至幻想着能遇上一场沙暴，沙暴将他吞没之后又将他远远抛开。他在沙海中迷路、流浪，然后求生，想到这些，他干裂的嘴唇便绽开了笑容——这对于他简直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望。

敦煌他却是头一次来。“文革”中的那一次到了阳关便停止了。红卫兵们撅着屁股在古董滩上寻宝，那些洗得发白的军裤在阳光照耀下像一片突然冒出的小白蘑菇。有个女孩子找到了一块漂亮的汉代瓦当，宝贝似的展示了一圈儿，然后悄悄塞给了他。没准儿，我真是有点儿什么艳福吧？他苦笑着想了一会儿他平生见过的女孩子，却都烟雾似的朦胧不清了。

5

张恕没有想到莫高窟带来的体验完全是一种荡魂摄魄的震撼。他忽然感到许多年来他梦寐以求的便是这样的瞬间。他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仅仅想起头一次见到大海的情景：那时第一个强烈冲动便是想赤身裸体地投入海洋，变成汪洋中的一朵小小的浮沫。

那造型优美的莲花和飞天藻井，那碧空中轮状花蕊的覆莲，那流动的飞云、旋转的散花，那飘舞的长巾、艳丽的葡萄、卷草与联壁纹，那云气动荡、衣袂飘飞的美丽的伎乐天，充满了异域情调，显示出高雅又单纯的装饰趣味。